

怀王正平

谢定裕

初识正平是我们同在加州理工学院时。算起来已有五十多年。那时他来到加州理工学院，师从李普曼教授，从事流体力学实验研究。当年工学院中国留学生能做实验的很少，而李普曼这一大师一向对中国学生比较冷淡。正平竟受他青睐，令我刮目相看。

我们有一伙人那时每星期天在 PCC 打网球。正平有时也来参加。

1967 年，正平学成。我也于 1968 年转到美东。

1971 年，中国留学生发起了钓鱼台运动。比起其他大都会，南加州是比较冷淡的。但少数热心份子中就有正平，而且他那时已不再是学生。

1980 年，我们在美东为促进中美科技交流及创办“科技导报”，成立了‘科技教育协会’。在美西，我们就请正平参加。

为了科技交流，正平经常回中国讲学，並举办光学方面的国际会议。他那时还在国防工业机构工作，有参与机密资格。绝大多数在大公司工作的华人，那时都不敢回中国访问。正平却毅然前往。他说，我行事磊落，一切按规矩报备，有何不可？

2000 年，我们重回加州，得以时常相聚。我因背的毛病，多年疏练网球，已无法和他在球场上较量。

年过八十，往往有朋友仙去。常常会说，他一生事功丰硕，寿达颐年，应可无憾。但正平之去，却实在可惜。因为他还有许多事要做。去年他方发现有肿瘤，还很有信心的说：“医生说，开刀去除后，还可活二十年。”

正平洞察事理，常有独倒见解。举一个例子。我们有一位加州理工学院学长王企祥，在台湾几乎受人人诋毁。正平却说王企祥是当年新竹清华唯一懂量子力学的教授。

正平是我少数几位可以好好交谈的朋友。可以谈学问，可以谈时事，可以谈中国。他不拘小节，行事大方，诚挚待人。他走了，对我是一大损失。